

陳松雄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陸宣公之政事與文學

陳松雄著

文史哲學集成

陸宣公之政事與文學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133

文史哲學集成

陸宣公之政事與文學

著者：陳

松

雄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夫聖明之君，悉心輔佐，昏暗之主，敝屣良弼。故禹湯尙賢而勃興，桀紂失衆而忽亡。惜乎！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以惓款朴忠之誠，守正疾邪之操，仕好諛惡直之君，當土崩瓦解之世。是以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秉要執本，言不離於道德，據古御今，文必師乎經誥。上達君心，下通民志。見稼穡艱難，則議請薄賦；察征戍勞苦，則奏言息兵；聞君臣妨嫌，則陳布誠之要；觀高卑限隔，則獻通情之言；憂朝廷聚斂，則直挾尙廉之義；懼人心離散，則大書悔禍之詞。庶上格君心之非，下通天下之志，使政通人和，道泰朝清。但鑿枘不合，冰炭難入，初罹多難，猶屈意以聽從，後逮小康，遽追仇而疏間。於是才遭奸宄之深忌，忠嬰人主之逆鱗，雖誠同化碧，難扶將傾之邦，忠比剖心，難振已沮之氣。是以障川乏策，橫槩誰歌？論奏數百，盡晦蝕於建中貞元之際，勸講再三，迺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觀其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平朱泚之奇勳，收二京之鴻烈，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章爲君子哉？

然宣公體淳儒之資，具才人之筆，雖竭慮於宣昭政教，光贊大業，猶不忘博覽經文，意存辭章。目之所見，輒誦於口，耳之所聞，常刻於心。用能灑翰成奏，思似有神，倉卒下詔，文同泉注，引故實於墳籍，肅然如見聖賢之面，辨時事之得失，栩栩若聞黎庶之聲。故知宣公暉映三才，發皇萬有，摧古揚今，雄文藻思，抒慧珠於須臾之間，鎔經典於倥偬之際，莫不辭達理舉，情文並茂，雄辯敵四海之鋒，曲盡羸百姓之淚。加之發揮以形容，則聲如金玉之振，錯綜以潤色，則采若琬琰之章。鑒周日月，妙窮幾微，使人味之，亹亹不倦。翰苑共仰，如江河之常存，徽烈同尊，如日月之永照。所謂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宣公之奏，固文章之鳴鳳，詞林之雕龍，郁郁菁菁，豈與政事相妨害哉？

觀夫歷代之將相，古今之學人，或奉時以騁績，或獨善以垂文，其能積行彌中，散采彪外，直道正辭，昭賢塞違，貞固足以濟世，才略足以匡時，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者，秦漢以降，蓋不多見焉！子房智敏而辭拙，賈誼才高而術疏，固非陸公之儔匹，鴻儒之實學也。諸葛公當擾攘之世，出處關國家之運，范希文仕差隆之時，憂樂以天下爲心，其忠肝義膽，嘉猷良謨，固足與宣公並轡而爭驅，齊足而競馳。然宣公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秉至誠以體國，獻忠言以救失，不負天子，過雖小而必諫，無愧所學，意雖微而必達，是以名章警句，隨處間出，麗辭雅義，絡繹奔會，高猶青松之拔灌木，潔若白璧之映塵沙。抑且處境之艱，

用心之苦，殆非諸賢所可同日而語矣。

余既雅好辭藝，復酷愛政理。昔在大學，利見博雅，承華師之雨化，慕陸公之風采。比入高庠，益敏厥修，而華師復呻蓁以傳道，從容以盡聲，余則覃被諄誨之恩，獨蒙進學之益。宣公奏議，翫澤無厭，論其政事，既輝煌而卓著，評其文學，亦華茂而昭章，所謂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者，吾安得不錐骨以鑽研，鑄思以綜述哉？然率爾成書，謬誤難免，尚祈博雅，不吝指教。

陳松雄序於台北

陸宣公之政事與文學 目次

第一章 緒論——陸宣公之生平與人格·····	一
第一節 陸宣公之生平·····	一
第二節 陸宣公之人格·····	五
第二章 陸宣公之政事·····	一三
第一節 陸宣公之政治思想·····	一四
第二節 陸宣公之軍事思想·····	三七
第三節 陸宣公之財經思想·····	五〇
第四節 陸宣公之事功成就·····	五九
第三章 陸宣公之文學·····	六三
第一節 陸宣公文章之本源·····	六四
第二節 陸宣公文章之特色·····	一一一

第四章 結論——陸宣公政事與文學對後世之影響……………

一二九

第一節 陸宣公政事對唐室之影響及後人之評價……………

一二九

第二節 陸宣公文學對後世之影響及後人之評價……………

一三二

主要參考引用書目……………

一三九

第一章 緒論——陸宣公之生平與人格

第一節 陸宣公之生平

公名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侶，溧陽令，以公貴，贈禮部尚書。贄生於玄宗天寶十二年，少孤，特立不群，頗勤儒學。代宗大歷六年，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科，授華州鄭縣尉，年二十三，罷秩東歸省母，路謁青州刺史張鎰，結忘年交，及辭，遺贄錢百萬，備太夫人一日之膳，不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旋選謂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建元元年，年二十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德宗在東宮，素知贄名，自是召入翰林，特承異顧，而贄性忠盡，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報効，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公年三十歲，涇原節度使朱泚謀逆，破京城，帝幸奉天，李懷光破賊於醴泉，解奉天之圍（朱泚稱秦帝）。贄從駕於天下鼎沸之際，受命於國家存亡之秋，機務填委，百聾環生，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

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意，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嘗啟德宗曰：「今盜徧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盡忠效死，皆贊所爲也。轉考功郎中，事無巨細，皆出於贊，時人目爲內相。德宗興元元年，公年三十一，朔方帥李懷光叛，與朱泚合帝幸梁州（陝西，近四川，古九州之一。）贊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謀猷，特所親信，帝時燕語，但呼陸九而已。時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贊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尋李晟克長安，車駕還京，論遷幸之由狀，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奉天論數對群臣兼許論事狀，皆成於此時。贊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德宗貞元三年，公年三十四，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贊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貞元六年，公年三十七，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申謝曰，贊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敘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贊，

贊亦短參之所爲，鄙其貪黷，由是與參不平。貞元七年，公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皆天下之選，時稱龍虎榜，韓愈李觀皆出此料。寶參誣謗贊試進士受賄，帝怒其誣構，罷參而贊遂相矣，後拜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公久爲邪黨所擠，因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忠心報國，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事有不可，則必諍之，而讒從間，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其謀國之忠，事君之誠，蓋如此也。

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鎔銖，其經論制度。天下稱之，與趙賈耽等同平章政事（貞元九年，公年四十）。先是寶參納賄事發。上怒，欲殺之，簿錄其莊宅，公上奏諫阻橫議，以公與參不協，歸過於公。貞元十四年，公四十一歲，戶部侍郎裴延齡以姦回得寵，公極陳延齡罪惡，上論裴延齡姦蠹書曰：「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恆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之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眵，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蚩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良長畝，而蟲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

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害之嚮深，所以有國家者，不得不去耳……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驕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維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雖理直氣壯，義正詞嚴，然終不能使帝之一察而傾聽之，由是德宗待延齡益厚，宰相趙憬本公所引拔，嫉公之權，密結延齡陰以彈事告之，於是延齡益得以爲計，朋比進讒，帝怒，罷公相，以爲太子賓客。貞元十一年，公四十二歲，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延齡復以軍需不給，言贄等搖動軍心，德宗盛怒，禍且不測，賴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得免，貶贄忠州別駕。贄在忠州十年，閉門靜處，人罕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薛延爲忠州刺史，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臬累上表，請以贄代己。順宗卽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公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嗚呼！一代賢人，死落忠州，千秋萬世，典型長存，茲以史官贊語，作爲本節之結論云。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至淪蹟，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贄及台鉉，不爲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贄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唐書本傳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失。啟沃曰讎。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第二節 陸宣公之人格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宣公文如其人，典型尙在，余既寢饋其書，慕其盛德，安能不述其偉大之人格，以爲砥行礪操之資焉。

一、純粹儒士

夫儒者，上達天理，下通人事，躬禮樂之行，習仁義之防，游文於經典之中，留心於治平之術者也。故其出言有類，而舉事無悔，其應變曲當，而操行得宜，隨時遷徙，與世偃仰，靡錐地之封，而名高王侯，無千鍾之賜，而貴逾軒冕。得志則振木鐸以警衆，展席珍而經綸，出地聞風而成化，普天銜恩而歸德，懷寶則翔區外以軒翥，超天衢而高峙，貞風廉頑而立懦，勁節痊膏而癒盲，所謂以德服人，貴如北辰之尊，以道榮身，樂踰南面之寵。是以仲尼席不暇暖，而儒術以明；孟軻轍環天下，而大論是宏；屈原之志慮忠耿，超然高舉；賈生之行性淑均，鬱然自傷，並人倫之俊秀，儒士之純粹者也。

然觀古今之學士，歷代之將相，或不護細行，而常蒙瑕累；或不固善道，而屢被疵咎。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詔寶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恂恂以蠱疎，潘岳詭譎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管仲被盜竊之科，吳起負貪淫之名，陳平有盜嫂之嫌，絳灌蒙讒嫉之譏，雖名重一時，芳留百世，亦學士之瑕累，將相之疵咎也哉。

宣公懷梗枿之質，挺豫章之幹，好學勤力，博聞強識，縱橫六藝之篇，貫穿百家之籍，崇實棄華，取精用宏，服聖人之雅訓，德邁往哲，有君子之高風，道崇前賢，沈心經籍，既承儒教之統，頤情國是，復贊中興之業，得志則盡瘁王事，置死生於度外，歸隱則繫心家國，憂

存亡於慮中，信慤篤厚，質直尚義，真性實情，受之自然。用能守道不渝，安貧無憂，出處繫蒼生之望，進退關國家之運。觀其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一遊一豫，必頌宣尼，載道載言，不忘經義，說論發鏗鏘之聲，守氣得旁薄之浩，上固廟堂之安，下拯黔首之困，所謂宏儒行以經邦，修文德而懷人，卓然蹈孔孟之聖跡，軼屈賈之純性者也。東坡謂：「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宣公豈非人倫之俊秀，儒士之純粹者哉？

劉基曰：「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嚮，蓋其智足以論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主，寵之而不阿，違之而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其可謂大臣哉！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報効，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其揆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論宣公之人格。首標純粹，豈虛言哉？

二、忠鯁志節

蓋聞君王在上，高而不危，令行禁止，法出衆齊，黎元悅服，若環北辰之拱，群生康泰，願朝南面之宗者，列臣効忠之力，百僚驅馳之功也。是以臣主之間。理應一體，事無大小，

相須而成，昔人作股肱元首之喻，耳目心靈之方，豈不深於比況，而善於類義哉？夫股肱爲臣，則元首爲君，耳目爲佐，則心靈爲主，股肱之奉元首，運行不闕於煩細，耳目之助心靈，視聽無廢於么微。故臣之事君，下之奉上，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君及於聖善，愛則懼君淪於不義，所謂主辱與辱，主安與安，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是以直弼佐國，先王有臣鄰之箴，陪卿執命，尼父作必失之戒。自昔忠鯁之臣，直義之士，所以奮誠盡規，獻計出奇，披肝瀝膽，剖心抉目，雖體解以奚傷，縱九死而不悔者，豈不主辱與辱，主安與安，居輔弼之任，躬匡救之責，以盡忠爲天職，誓報國之鴻志哉？

宣公賦性忠藎，秉心誠摯，翫澤六藝之書，道德內值，服膺聖人之教，浩氣外滋，以特立不群之標，躬阿衡太宰之任，自誓以忠爲奉上之道，以義爲報主之資，是以君或有失，直諫無隱，事或苟且，正言不諱。德宗以苛刻爲能，而公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公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公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公以散財爲急，德宗昧於致理之本，而公告以用人聽言之法，德宗懵於經邦之道，而公教以治邊馭將之方，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欲達萬機之變，不顧爭引之虞，第知恤天下之安危，豈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哉？

然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庸懦之君，甘阿諛之從欲，鯁直之臣，進忠言以逆耳。是以誠同化碧，不能使君之澈悟，忠比剖心，不能令俗之至理，

猶復屢冒雷霆之怒，不免逆鱗之災，信而見疑，屈原懷枯槁之容，忠而遇貶，賈生無自得之意。嗚呼！宣公忠鯁之懷，迺遭之運，比之二子，果何如哉？

宣公曰：「夫如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分，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舍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狀。）

又曰：「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常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宣公忠鯁之志節，於此可知。

三、公正心胸

夫公則無私，正則不頗，無私故明如日月之照，善惡有準；不頗故平如權衡之懸，輕重斯分。書曰：「無偏無黨。」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